

中国当代作家

面面观 ——文学的自觉

林建法 / 主编

上卷

韩少功 莫言 张炜 王安忆 阎连科 李锐 张承志 林白
苏童 格非 余华 李洱 迟子建 阿来
范小青 铁凝 蒋韵 东西 艾伟 残雪 孙郁
蔡翔 李庆西 陈思和 王德威 南帆 王晓明 温儒敏 程光炜 孙绍振 丁帆
陈平原 许子东 耿占春 李欧梵 崔卫平 王尧 王鸿生
郜元宝 张新颖 谢有顺 陈晓明 张光芒 吴义勤 季红真 罗振亚 奥兹
唐晓渡 施战军 洪治纲 吴俊 黄发有 张学昕 王光东

中国
当代
作家

面面观
——文学的自觉

林建法 / 主编

上 卷

序言：理论的焦虑

大约三十年的时间，文学理论接纳了众多的术语、概念、命题。各个批评学派的知识谱系纷然杂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密集的理论生产可以告一段落，现在已经进入享用理论的时代。相反，理论的爆炸形成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现象。正如精神分析学派指出的那样，不竭的话语欲望恰恰意味了某种匮乏——如此繁忙的理论生产是否显示了何谓文学的共识始终阙如？人们甚至可以察觉，这种阙如导致的焦虑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文学的政治规范与形式规范逐步完成。文学是革命的镜子、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或者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及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纷至沓来的命题汇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些命题的权威不仅来自革命领袖的经典论述，同时还由此起彼伏的政治批判运动给予巩固。必须指出，这些规范的相当一部分已经超出理论范畴从而演变为种种具体的文化体制。例如，“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并非一个空泛的荣誉，作家协会组织以及职业作家的薪酬显然是维护这种荣誉的制度保证；“五四”新文学对于革命、民族、国家的功绩不仅铭记于文学史，大学课程表必须为之划拨相当的比例。因此，如果文学的功能、性质、特征、价值彻底重估，那么，争辩的范围不仅涉及诸种理论主张，同时将触动文化体制的全面修订。这时，等待这个答案的人遍布社会的各个层面——何谓文学？

20 世纪以来，至少有四次“何谓文学”的争辩为文学史所铭记。首先，“五四”新文学运动终结了古典文学传统。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不惮于用众多的贬义词抨击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将把文学奉为“为人生的艺术”，“雕虫小技”开始被赋予历史重任。40 年代之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革命的名义要求文学，“大众”和“工农兵”是文学必须围绕的关键词。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又有两度火星四溅的争论形成了理论漩涡。80 年代初期，人们力图将文学从政治的劫持中解救出来。文学不是口号与传声筒，文学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文学本身。纯文学，文学自律，为艺术而艺术，不及物的文学，这些观念逐一登陆。人们试图强调文学的本质规定，从而抗拒政治以及别的什么对于文学的任意侵犯。另一轮的争论发生于 21 世纪之初，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是这一轮争论的知识背景。文学的边界在哪里、文学

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均是众说纷纭的焦点问题。与 80 年代初期理论企图不同的是,许多人开始修复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认为,审美并非某种神秘的秉赋,审美来自历史与文化的长期训练。如果文学对于历史置之不理,那么,报应不可避免——历史亦将对文学置之不理。

“文化研究”庞杂的知识背景似乎再度证明,某种公认的文学定义并未如期出现,文学性的密码仍然闪烁不定。从“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傲主张到众多形式主义学派的漫长努力,文学理论仍然无法有效地描述某种自律的文学结构。尽管文学的许多特征得到了广泛的谈论——例如心理学的,语言形式的,典型人物或者象征、隐喻,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些特征的普适化屡遭挫折。严格的理论批判表明,历史学、笑话、谜语、广告修辞以及众多的民间传说或者民谣均可能与文学共享上述特征。换言之,人们无法将文学从诸多话语类型之中单独提炼出来,确认某种不可重复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氛围的改变,上述文学特征可能淡隐,甚至僵死;同时,另一些特征逐渐增强,进而演变为新型的正统。总之,历史瓦解了所谓的恒久性,文学似乎不断地甩下各种人为的规定而变幻无穷。

那么,文学经典也没有资格充当文学性的标本吗?从《离骚》到《红楼梦》,从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戏剧,经典不就是永恒的表率吗?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众多文学经典的成功理由并不相同。一部经典由于壮观的历史景象而得到垂青,另一部经典赢得巨大声望的理由恰恰是抛弃历史景观而转向了人物性格;然而,第三部经典又可能让人物性格隐没于物质细节的光泽。大部分文学经典分别由每一个历史时期具体地鉴定,而不是核对固定的文学教条。文学——艺术亦然——的一个奇异之处在于,经典拥有至高的地位,但经典决不提供模仿的公式。经典意味着独创。因此,一部经典往往是文学史上的一片禁区,后继者必须绕路而行——模仿无疑是独创的反义词。

在我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首先,文学定义的遥遥无期是否隐含了另一种可能——这是否一场徒劳的理论战役?文学理论是否预订了一个追逐的幻影,以至于各种不懈的争论犹如西绪弗斯不断将滚下来的巨石推向山顶?另一个意味深长的情况是,定义不明从未减缓文学的生产速度。文学生产不必依赖事先设计的施工图,每一个历史时期均存有自己的文学生产机制。

何谓文学?——上述认识至少包含了一个启示:与其始终如一地搜索文学的固定特征,维护文学的固定特征,不如考察历史如何要求文学、期待文学以及限制文学——亦即考察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生产机制。这是识别文学的另一种视阈。或许,文学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不存在固定的位置或者亘古不变的形式;文学是某一个文化网络内部积极平衡的产物。例如,文学的位置是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乃至化学或者物理学等诸多文化门类的交错中形成的。传统的分类科目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许多人习惯于将各种分类图谱视为不可动摇的世界图像,任何一种类别均由固定的“本质”给予锁定。对

分类图谱的盲从摧毁了世界阐释的相对性，孤立与静止时常成为“本质”的附属形式。然而，视阈的转换可能提供另一种认识形式。例如，利用容器的形状证明水的柔软性，或者，描述星球之间的距离形容天空的广阔。相对于费尽心机的本质概括，这种考察强调的是诸种参照物形成的网络定位。

现在，人们可以重新叙述“何谓文学”的四次争辩了。没有哪一次争辩总结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普遍结论，但是，每一次争辩都成功地把文学送到了历史指定的位置上——真正意义上的回到了历史。“五四”新文学诞生的前夜，巨大的历史能量正在寻找合适的突破形式。各种文化门类还来不及激动起来，文学捷足先登。为人生而呐喊的主题找到了恰如其分的托付，文学和历史一拍即合。40年代的“革命”、“大众”、“工农兵”均是历史的强音，文学因为特殊的动员能力而被委以重任。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还有哪一种文学比担当革命机器之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更为荣耀呢？80年代的“纯文学”来自文化网络的一次重大调整。僵硬的政治教条覆盖了生活的全部领域，文学曾经擅长的美、个人经验、内心、独特的性格几乎被挤压殆尽。这时，尽管“纯文学”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但是，这一面旗帜有助于收复一个政治无法主宰的空间。这不仅是文学的转向，而且是生活的转向。如果说“纯文学”是向过度的政治索赔，那么，“文化研究”考察的是市场以及资本条件之下的文学生存策略。90年代中期沸沸扬扬的“人文精神”激辩表明，一批知识分子对于声势浩大的市场以及资本感到了不安。尽管如此，“文化研究”不再天真地依赖“纯文学”等各种脆弱的学说充当文学的庇荫。历史正在剧变。如果作家仍然不闻不问地居于一隅，文学必将迅速销声匿迹。“文化研究”揭示了文学与市场、资本以及意识形态的复杂联系，这就是历史分配给文学的席位。“文化研究”认为，文学拒绝历史的口号已经从激进转为保守。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抛下的观念，历史无所不在地介入文学的主题、故事、语言形式和修辞风格。某些现代主义派别曾经摆出极端的形式对于历史表示了不屑，这毋宁说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姿态。事实上，现代主义的高傲与资产阶级实利主义文化之间的抗衡仍然得到了历史的解读——这一点已经由阿多诺或者马尔库塞等人指出过了。

当然，我并没有否认文学传统。可是，传统不是若干抽象的条款冷冻在文学史上；任何富有活力的传统均是通过了历史遴选的传统。这些传统如同投影织入当代生活，成为活跃的文化构成部分，主宰人们的言行取舍。对于现今的文学，感性经验、具象、情绪、内心世界以及无意识不仅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而且得到了历史的持续肯定。哲学思辨充当理性主义时代的标志，政治学、社会学或者法学尽量构思一个合理的社会模型。个人、感性经验或者具象被视为一片无足轻重的精神沼泽地。然而，历史从未抛弃这个领域。美学力图赋予这个领域秩序。众多文学杰作记录了这个领域的种种发现。文学对于各种性格的描绘和记录不亚于生物学对于物种的描绘和记录。远在精神分析学派盛行之前，文学已察觉无意识的存在。文学的理论阐释代表了理性主义对于这个领域的宠幸，例如典型性格的提出。所

谓的“典型”企图将文学记录的世间百态纳入理性主义的阐释体系，将个别引向一般和普遍。然而，理性主义无法完全覆盖感性领域，无法拥有具象的生动和细腻。尤其是遭遇种种混沌、无名的经验，理性主义常常陷于词汇贫乏乃至彻底失语。显然，这就是文学的地段了。两者的差异甚至导致意识形态的分歧。民族、国家的故事或者英雄传奇通常会赢得广泛的响应——种种历史大叙事的意义得到了理性主义语言的阐发。当政治、经济、法律的词语成为主宰社会事务的语言时，纳入这种语言体系亦即纳入社会的视阈。相对地说，种种无告的悲苦仅仅由文学保存。所以，真正的文学往往包含了某些理性主义语言无法企及的经验，尽管这些经验终将扩大理性主义的视阈，继而成为种种重大话题的策源地。这个意义上，文学对于理性主义的抵制，同时隐藏了意识形态的反抗。

至少在目前，历史必须保存反抗的基因——否则历史辩证法将彻底丧失动力。这就是文学不死的依据。尽管政治、经济、法律正在学科的掩护下日益演变为体制化的知识，但是，文学仍然顽强地保存了体制之外的自由、草根风格和先锋性。何谓文学？——殚精竭虑地设计一个文学定义，这有助于文学知识的规范，并且完成体系，划出清晰的学科边界。然而，我宁可如此阐释文学理论的持久震荡：如果一批又一批的概念术语仅仅提供未完成的描述，那么，这充分证明了文学的活跃。在我的心目中，这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论。

写作最难是糊涂

有位出家人，聪明慧智，在庙里勤读苦攻，却终是不得悟醒，一同出家的僧者，大都醒开后到了他寺，做了住持，只有他还在那庙里捧经敲木，日复一日。终于有天，他问高僧师父：“我为何不能成佛？”师父答：“你太聪明了。”又问：“如何才能笨些？”师父说：“种地去吧。”出家的聪明和尚就丢下经书，开始到庙旁种地。原初，小和尚并不会耕作劳种，不知春发秋果，不明四季作耕，可他明智好学，勤于吃苦，第一季虽禾瘦歉收，第二季却有了丰旺景象。到了第三年的秋天之时，庙旁田地，已经是果实累累，艳色味香，一派天景的风光。可高僧师父到了这儿，望着这番丰景，紧紧皱了眉头，半晌无言无语。和尚问：“师父，我种得不够好吗？”师父答：“太好了。好得过了。”和尚有些气馁，生气地问：“难道说是不好才好？”师父答：“你再种三年地吧。”言毕，师父怅然而去。从此，小和尚种地不再走巧，不再过力精心，只是随季播种，雨后锄草，秋日收获；冬天休地猫冬，春耕伸腰荷锄，有些懒散，有些惰安，可那田那地，却也一样景光饶丰，天堂色相。就这样又过三年至秋之后，高僧师父再从庙里来到田旁，见该收的庄稼因未收而有些卧伏，该下架的瓜果，因未下架而稍稍有些蒂枯。师父四处寻找徒弟，却在田里没有迹象，到了远处庵内，见小和尚正躲着太阳，在庵里斗着蛐蛐，且见了师父，不惊不喜，只是欠了身子，示意师父坐下，就又专心地斗着自己的物虫。

师父问：“你知庄稼该收了吗？”

和尚说：“哦，忘了。”

师父问：“学会种地了吧？”

和尚不加思索：“又不会了。”

师父问：“蛐蛐斗得可好？”

和尚如实说道：“正在学哪。”

师父一笑：“你开悟了，可以走了。”

和尚走后，到他庙诵经播教，后来成了高僧中的高僧。

这是一则佛事。是则悟佛的故事。比之于佛事，文学大约也是此理。我们今天的写作，正如那和尚的敲木诵经和前三年的庙旁耕地，景象活泼，条理顺畅，有着盛世的文学

景色。言之说走市场的产销两旺，纯文学的虽然居高而不忘临下，为社会旺景而亮嗓高歌者，也有其自己的写作路套与风光，都是大脑清晰，事理明白，如鱼得水，个个都已开悟到了醒透醒透，可以做各方写作庙宇的主持僧人。可是，我们是不是太过明透得道了呢？太如一个技术精湛的匠人——或说是一个工程设计的大师？不说那种自认为纯正，却是一定要仰仗市场才可繁闹的一种文学；不说那些为歌而歌的文学辛劳，单说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才是文学的那号另外的写作，其实从80年代初始至今，摇摇摆摆，走走停停，左试右验，终于到了今天，确实已经可以说作家都已大彻大悟，明白得道，作品也都瓜果纯熟，可胃适口。以修炼语言著称者，语言已色香欲滴，如透熟的葡萄；以结构奇妙著称者，其结构已如网如织，精美庞杂，繁简得体；以冲击现实著称者，也已上至天人体制，下抵百姓草屋；以情感冲击取胜者，也已完成该让读者掉泪时掉泪，该让读者会心一笑时，读者必然会会心一笑而思索。我们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从不会写小说到太会写小说的漫漫路程，正如那个学会种地的和尚，用他的聪明和勤奋，很快学会了种地，迎来了丰景一样，这样儿——可能错就错在我们太会写作了。我们太明白洞晓了写作的奥秘和深在。我们太过清明了写作的目的和路径，可以向哪去哪，想哪到哪了；有了什么目的，就能达到什么目的了；有了什么的艺术苛求，就可以实现那种苛求了。整个文坛的写作，也正如一个人的创作，他从习作的糊涂开始，终于到了写作的纯熟，轻车熟路，经验丰饶。不会是一种开始，却成了正果的目的和终结。回想那最终真正得道悟醒的和尚，他的第一步是不会，第二步是会而纯熟，第三步是又从会到了不会。原来，从会去到不会，竟是一种真正悟开的境界。

从明白再到糊涂，才是最终的开悟和醒透。

我们的写作，真的是景象天堂，美不胜收，应有尽有，连早年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说的我们不缺技术，不缺语言，只是在写作中缺少了情感的那种怨报，今天的我们也很快补上了这一缺课的憾事，很快有了一部又一部情感充沛、冲击力风来雨去的上乘之作。确切的，我们的文学不再缺少什么了。

应有尽有。

想有就有了。

有险峻、有林溪、有平川、有漠景，有无限可供人研究说道的景色和猜想。而唯其没有的，就是作家对写作的一种无奈和糊涂，是从明白到不明白的惘然和怅然，是在写作中愁思百结的混沌和迷憾，是那种长久探索后的不悟和难悟。

我们太明白了写什么和怎么写。

我们太清楚了去处和路径。

我们太知道了在写作中用力和缓力，直行和弯步，还有那所谓的诗意、想象与思想。我们知道了写作的一切奥秘和曲折，幽暗和光明。我们都成了写作的清醒者和彻悟者。可

是,那个最终被高僧师傅说你已经开悟了,可以离开这儿去独行佛事的和尚,是从会到了不会的,从聪明到了笨拙的,从勤奋到了惰安的。一句话,他是从明白又到了糊涂之后,才算真正地悟开并可成佛行佛的哦!

2009年5月4日 北京

目录

南 帆

序言:理论的焦虑 1

阎连科

写作最难是糊涂 5

卷一 信仰与写作

韩少功

文学:梦游与苏醒 2

张 炜

精神的背景 13

阎连科

魂灵淌血的声响 21

李 锐

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23

莫 言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25

张承志

十遍重写《金牧场》 30

王安忆

小说如是说 34

林斤澜	
论短篇小说	38
苏 童	
短篇小说,一些元素	47
格 非	
中国小说与叙事传统	50
余 华	
我写下了中国人的生活	
——答美国批评家 William Marx 问	63
李 洱	
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	67
迟子建	
心在千山外	74
阿 来	
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	82
林 白	
时光从我这里夺走的,你又还给了我	90
铁 凝	
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四个问题	92
范小青	
别一种困惑与可能	99
蒋 韵	
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104
东 西	
寻找小说的兴奋点	109
艾 伟	
对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反思	112

残 雪

美、距离及结构

——卡尔维诺的《宇宙连环画》读书笔记 115

卷二 阐释与挑战

孙 郁

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 124

蔡 翔

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

——有关韩少功《暗示》的阅读笔记 133

李庆西

卑微人生的破茧之旅

——王安忆小说《富萍》阅读笔记 151

陈思和

我对《兄弟》的解读

——从巴赫金的民间理论看《兄弟》民间叙事 156

李 静

未曾离家的怀乡人

——一个文学爱好者对贾平凹的不规则看法 170

王 尧

道器之间的《太平风物》 178

王德威

革命时代的爱与死

——论阎连科的小说 183

王光东

意义的生成

——张炜小说中的“主题原型”阐释 198

张学昕

格非《人面桃花》的诗学 204

张学昕	
苏童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	214
南 帆	
笑声与阴影里的情节	228
吴义勤	
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	
——毕飞宇论	232
张光芒	
比写作立场更重要的是发现真实的能力	
——评尤凤伟长篇小说《衣钵》	243
姚晓雷	
乡土呈现中的一种知识分子批判	251
赵慧平	
说宗璞小说的“本色”创作	257
施战军	
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	
——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267
王鸿生 洪佳惠	
信仰与写作	
——北村和史铁生比较	274
谢有顺	
比权力更广大的是人心	
——我读范小青的《女同志》	285
陈晓明	
不说,写作和飞翔	
——论林白的写作经验及意味	292
胡传吉	
世俗烟火与兵荒马乱的叙事伦理	
——论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	305

陈思和	
读《第九个寡妇》·····	314
何 平	
山已空,尘埃何曾落定?	
——阿来及其相关的问题 ·····	317
汪 政	
轻逸诗人艾伟 ·····	332
郜元宝	
回乡者·亲情·暧昧年代	
——魏微小说读后 ·····	341
洪治纲	
生存的反诂与意义的探寻	
——戴来小说论 ·····	350
周景雷	
到达现实的途径	
——关于刁斗小说的三对范畴 ·····	360
季红真	
性情中人 云水之文	
——汪曾祺散文的文体与中国文章学的传统 ·····	365
孙绍振	
当代智性散文的局限和南帆的突破 ·····	374
黄发有	
不合时宜的美文	
——张承志散文论 ·····	386
吴思敬	
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 ·····	397
刘志荣	
食指与一代人的精神分裂 ·····	406

唐晓渡	
谁是翟永明?	417
耿占春	
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	429
崔卫平	
海子、王小波与现代性	448
李欧梵	
读麦城的诗	
——麦城诗集《词悬浮》小序	457
柏桦	
江南诗人的隐逸与漫游	461
 卷三 批评的秩序	
南帆	
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474
王晓明	
“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	486
陈平原	
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494
温儒敏	
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	507
丁帆	
中国小说文学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	514
吴俊	
《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	525
王尧	
“重返80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530

程光炜

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

——重返 80 年代文学史之一 537

宋炳辉

弱势民族文学的影响接受与中国文学的主体建立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 547

张清华

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

——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557

洪治纲

先锋文学：概念的缘起与文化的流变 568

罗振亚

1984—2004 先锋诗歌整体观 579

王兆胜

“形不散——神不散——心散”

——我的散文观及对当下散文的批评 594

郭春梅

生命的“挣扎”与“救赎”

——钱理群学术研究述评 602

林分份

史学想象与诗学批评

——王德威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613

张春田

在思想与文学之间

——王晓明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626

李 春

从“前缘”到“边缘”

——黄子平的批评踪迹 638

刘黎琼

出入文学史写作的内与外

——浅论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著述 650

汤 莉

坚持个性、执著探索

——赵国的学术发展脉络 661

丁晓原

陈平原：“非意识形态化”文学研究模式的构建 672

何言宏

陈思和教授的学术世界 681

练暑生

后革命时代的想象空间 694

孙绍振

见证中国当代文学话语变革

——序陈晓明《解构与文学的现代性》 703

丁 帆

“五四”与“文革”两种革命镜像下的灵魂显影

——王尧《纸上的知识分子》读札 712

吴 俊

学理逻辑之书，亦同情体悟之书

——夏中义著《王国维：世纪苦魂》评论 719

卷四 对话的可能

王晓明 蔡 翔

美和诗意如何产生

——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 732

王德威 许子东 陈平原

想象中国的方法

——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 747